

百宋樓藏書志

韶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八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 扈從詩一卷

明刊本

**元**鄱陽周伯琦伯溫甫撰

士君子生乎盛時有文學材藝以結知于明主  
詞章洋溢于館閣議論敷賜于朝廷所謂昭代  
偉人盛福全美者也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  
鳴矣于彼朝陽萋萋萋離離啗啗吾嘗于故

老大臣卷阿之詩誦之噫古之聖賢屯艱險難者多矣千載一時之遇所以爲難得者哉集在咸祐間與故集賢學士祁陽周公有同朝之好道義相激昂忠厚相敦尙非一日之契也今觀其嗣子伯溫近光集備述至元至正所以蒙被恩遇之盛司憲南海錄以爲書萬里之外一食不敢忘君於戲盛哉惜乎吾集賢公敦忠之勸培德之遠而不得以喬年耆德觀其碧梧翠竹之聳壑昂霄也雖然歲時燕享俎豆彝鼎神明來歆則亦有以大慰其心者矣集踰七望八頽

然山林亦豈不欣言故人之有子而用世之有  
人也昔集賢公執帝王遺書以奉仁皇帝之清  
燕不盡其用以待其子發明家學事聖孫彌文  
熙洽之朝蓋三十年于茲矣風會雲合豈偶然  
哉烏乎世篤忠孝以承國家之福澤于無量此  
耄叟所望于契家門人者也雍虞集伯生甫書  
今天子在位之八年當至元庚辰之歲斥大姦  
進群才一新治化時伯琦繇國史院編修官選  
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扈從大駕上京兩視草  
大廷遂以非才簡知主上既而詔奉香酒以仲

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還上命篆追上明宗  
皇帝尊號玉寶書祝版陪禮太室三賜衣幣是  
年十有一月三日建宣文閣又詔篆題閣榜及  
閣寶明年改元至正正月廿日特命爲授經郎  
復置經筵又命兼經筵譯文官先是授經郎學  
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于是有旨以玉德宮之  
西殿爲學上親選宿衛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  
以下者三十人爲弟子員受業閣下太官具膳  
留守供帳皆出上命是年復科舉取士制中書  
檄考試上都還進講賜金織對衣及青貂裘又

明年廷試選爲簾內官上御宣文閣試弟子員稱旨面賜中統鈔五千貫弟子員各繡衣材一襲入則通籍出則給傳又二年升監書博士仍兼經筵兩頒聖書以示其異尋又命攝授經郎以教官學是後曰侍講讀歲兩有衣幣之賜今年秋七月八日進講洪範上御慈仁殿特命改崇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旬日又命兼經筵參贊官賜卮酒兩頒聖書如前制中臺以憲府重選宜用近臣迺奏拜廣東憲僉陞辭之日上猶眷眷大臣以便養爲言乃允官給上駟驛行而

南中途少暇遂及文墨竊念先臣昔爲仁英兩  
朝說書厯官清華嘗有撰製後二十年而伯琦  
又幸際今上世守其職蓋叨祿于朝者一紀而  
在館閣者十年傳內廷班講席者五閱寒暑自  
惟積誠不至燭理不明不能有所感動裨益然  
觀聖上議禮考文任賢使能口惇惇然與堯舜  
同德湯文同心職在論思千載一逢非假文辭  
何以示久故自入侍至今凡拜恩寵陪典禮奉  
制勅承顏問侍游從則有紀述歌詠所以揄揚  
上德抒達下情庶幾詩人夫保之意辭體俚近

取于適時固不敢擬于前代作者然當茲禮樂  
大興之日躬侍九重挹清光其可以蕪鄙自少  
而使朝廷之盛美有闕先臣之遺業無傳乎于  
是次其歲月彙爲一編題之曰近光集置諸篋  
中時而觀之身雖江湖舉頭見日天子之光咫  
尺也抑著出入之迹而犬馬之情思有以自效  
云至正五年歲乙酉九月廿四日朝散大夫僉  
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  
自序

夫惟天子時巡治古之令典儒臣屢從彌文之



盛觀是故鹵有簿以紀侍衛之名路有史以載  
見聞之實其來蓋已遠矣維茲玄默執徐之歲  
朱明仲呂之月當二面南南服關四方之路以  
盡多士之才執法侍上上京持數寸之筦以申  
三尺之令于時鄱陽周君伯溫裒然炎虛之秀  
膺是崇臺之除乘鷺羽之潔清從翠華之密勿  
身歷乎山川之美固目覩乎星月之推遷進而  
載馳載驅退而爰咨爰度杼思輒形諸清詠回  
轅遂積乎佳篇彙以示予屬之序引觀其憧憧  
行李之役汲汲傾葵之誠螭蚴舊傳載筆載筆

其有述乎解薦必用識丁識丁况能賦者率爾  
卷端之弁詒諸柱後之冠云翰林學士承旨光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冀郡歐陽玄書于視  
草堂

右扈從詩弁前後序二通今左丞鄱陽周公爲  
監察御史時所作也國朝混一以來中臺南士  
之選惟公居首公踐歷華要績孚名祿垂四十  
年深感遭際形之著述一以贊規摹之大一以  
彰聲教之隆居安慮危見于言外既而澄清蕃  
宣東南是賴短章大篇奚啻千百未遑銓次預

以是集鉅梓傳播以備史氏纂一代之雅頌職  
方爲全書者有所稽焉門生鄉貢進士海昌蔣  
祥麟謹題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

鈔本

元胡助撰

純白齋者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  
類稿者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以  
便傳誦總二十卷歲久薦經兵燹殘缺失次且  
第二卷及後一連十三卷俱無存今六世孫惟  
深痛惜之廿餘年間徧扣文獻大家求其遺墨

分入各類以補之仍曰類稿又以當時名公所贈詩文類于卷末以爲附錄湊二十二卷將以刊梓于家以勗後裔錄成其從昆季子姪見之皆喜各出工費以助其成閱嘗示子較正且祈文以序于篇端嘗聞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勤學修行長則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友天下士以資麗澤若危公素虞公集歐陽公玄蘇公天爵以及吾鄉之柳公貫黃公潛皆與之締文字交以故作爲詩文淡而文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自成雍容典雅之言其長篇則充

鳴而條達其詩律多精縝而華潤觀其扈蹕上  
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賦李老谷登李陵臺  
關河歷覽之雄宮禦物儀之盛目之所觸肆口  
成章讀之亶亶使人忘倦誠吾鄉之一代儒宗  
也於乎前人之有善不幸勿傳天下後世無自  
而知者眾矣先生之文有子若瑜者纂修于前  
尤復世有賢孫乎紹述于後今去百四十餘年  
卽其書想其人尙猶一日也何其幸哉爲之後  
者尤當珍藏以傳永久以繼承先志可也先生  
姓胡名助字古愚別號純白老人爲東陽湖之

故家云時在正德庚午春二月之吉同邑杜儲  
公運書

昔故宋渡江大臣世家從焉若韓呂晁等氏皆  
居東陽而論學之懿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  
會合學者見問于斯爲盛文獻之徵庶或在此  
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在者集又不得身  
至其處常因郡人士以諮緒餘是以如胡君古  
愚之氣韻清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嘗  
以所宗示集又爲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四明  
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乃獨見

古愚之文譬如昆山之玉質既美矣雕琢而彌  
文鄧林之木材既良矣締構而益固方將以其  
消古之器春容之音以合奏乎咸章韶濩之間  
不亦盛乎噫孰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  
也致和元年五月十日蜀郡虞集書

子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爲浙東  
之金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于人者非偶然  
也稍長因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  
時文物之盛家公戶卿雜以權謀聲利相望若  
背頃然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

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鐘鼓  
之區今皆散而爲郊墟田疇莽然莫知所在矣  
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於  
今而淑于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  
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  
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焉于古愚  
爲友其人履道力學恥于干時取民居環堵之  
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  
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于人者則未  
嘗間斷也故其人之于道猶川之于水泝其源



出于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匯于海其斷  
溝絕澗暴盈倏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于一  
時也子所謂屬于今者其不在二三子乎古思  
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暫  
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子序子懼夫  
山川之勝亦足以遂安致樂而損其遠游之志  
不然處者固以其道自任而仕者將以行于時  
此古聖賢之所以不違甯轍也試持子言質之  
鄉之老人長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時致和元年  
夏六月陵陽貢奎仲彰序

予讀古人書常思其人不見其將求之今人之  
行有能如古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  
義莫詩若也吾于金華胡君有得焉君之詩也  
溫柔婉粹不麗于俗有志于古雅者也故其號  
曰古愚性迂直不屑屑于世尚客京師衮冠博  
帶游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及他獨好論詩文常  
矐目力爭于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  
多好古博雅之士予嘗以世之人于荒基野塚  
得布泉斷碑蝕鏡破鼎以爲古物至疲精力以  
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猶

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于上擢爲國史官  
予喜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  
可以作爲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  
古莫有加于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于正及其  
終也猶出于公卿大夫之爲君官于國史矣而  
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  
宜形于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達古詩人  
之旨矣後將有考焉時致和改元夏六月陵陽  
貢奎仲章序

經濟文集六卷 舊鈔本

元翰林學士承旨楚國公河南李士瞻著

李伸序 正統八年

盧圭峯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元**惠安盧琦撰

公諱琦字希韓號立齋溫陵人以詩明經領薦  
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  
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觀公科文未嘗不三復  
數歎恨不得拜門下以從受業比公調延平郡  
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丁于公以爲教其  
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啟發于子

者必盡其蘊凡平日所爲詩文亦必以示予予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之或謂公長于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爲是也至正庚寅秋浙江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則曰師友傳家固欲學者之底于成設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己亥秋福建大比多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于莆不與考試予復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笑曰君再捷科場吾嚮者之謗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

尤英舉于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  
矣尤英嘗與予偕學于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  
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于所寓歸  
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構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  
英不得奔訃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  
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曷亦就試  
場屋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策尤善  
以限榜額勿登名速出院始知其爲曷之所作  
也予旣爲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  
公之徒莆陽陳誠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同寓

僧舍誠中訪求得公所爲詩文而編次之凡爲  
七卷將鈔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爲之序子  
請而讀之旣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于時使其  
文不得偏見之館閣以備蔽皇家之盛治猶幸  
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于亂離散失  
之後以傳之不朽懿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于  
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用  
心之勤誠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知  
所慕哉至正丙午二月庚寅日延平孫伯延撰  
案圭峯集七卷元陳誠中編從洪武刊本影寫

孫序後有洪武癸丑五月七日重梓一行其証也 四庫著錄本作二卷乃館臣所重編竝非原本提要已言之矣萬厯莊氏刊本改圭峯爲圭齋其名已誤文與此本同亦分六卷詩則增爲七卷較多二百餘首謝在杭筆精云內竄入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明人蓋已知之但不知薩詩之外所增又何據耳是本雖祇四十餘首篇篇可誦萬厯本除薩陳諸作外多不足觀其爲後人妄竄無疑也是書刊于洪武中確有可証莊序云誠中所編欲殺未就又改孫序七卷爲



十五卷作偽顯然尤可笑也

盧圭峯集七卷

舊抄本

**元**惠安盧琦撰

孫伯延序

至正丙午

蛻庵詩四卷

舊抄本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  
五岳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  
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  
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寢尙綺麗而詩

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錡  
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  
降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  
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  
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澗仲宏楊公之  
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  
迭和于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  
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于數君子之  
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  
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以

公手稿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爲序予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尙蓋性情所發出于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斂無跡此其沖澹也昆侖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峰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予譴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

于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  
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蒲庵來復序

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孺北山之  
所編集也先是潞公于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  
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  
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稿歸江南凡選得九  
百首將刊版以行于世或有問于予曰北山釋  
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于故人詩  
集得非未能遺情乎予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  
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

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  
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  
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遺世淪謝懼其泯沒  
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于道其與約之  
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予識潞公于金陵後  
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  
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  
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予之稱美故弗論  
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 永嘉李孝光季和

錢杲序 弘治甲子

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 永嘉李孝光季和撰

錢杲序 弘治甲子

野處集四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 邵亨貞撰

蟻術詩選八卷 舊鈔本

元 雲同邵復濡撰

沈明臣序 隆慶壬申

筆經室外集曰蟻術詩選八卷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有野處編四卷見四庫全書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云亨貞所著蟻術詩選世已無傳此從舊鈔依樣過錄凡古今體三百七十六首又聯句三首詩格高雅絕無元世綺縠之習案馮遷汪稷跋野處編竝云其書乃上海陸鄰以授稷而刊行是編及詞選每卷首皆有新都汪稷校字樣是鄰所授刊之冊跋又云并所著蟻術詩選蟻術詞選爲十六卷今合三書卷帙觀之竝屬完善之書惟卷首不著名而著字

乃明人刻書陋習也

夢觀集五卷

鈔本

元釋大老撰

案夢觀集原本二十四卷首語錄三卷次詩六卷次雜文十五卷四庫館惟取其詩以卷四爲卷一卷五爲卷二卷六爲卷三卷七爲卷四卷八卷九爲卷五編爲五卷著于錄餘皆斥而不收同治十二年奉

旨赴閩從晉江黃制軍處借得翰林院底本命小冊影寫副本卷第則改從閣本焉



子淵詩集六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張仲深撰

昔唐杜子美于開元大厯間以詩鳴

一形于言故後以詩史稱焉子

張君

非中知其明敏嗜學蚤孤事母

以孝聞後十年子教授徽饒間子淵亦漫游湖  
海正諸有道以擴其所蘊故其詩章累帙凡愛  
親之誠形諸于言當代清要轉聞于朝而旌其  
門吁子淵可謂其爲子職者矣然詩之爲詩豈  
徒然哉自風雅頌而降楚漢魏晉沿于唐宋體

製不同各言其志莫不有揄揚風刺之道焉今  
子淵之詩拳拳不忘乎親志形于言自有不能  
己者子淵雖未能拾一第承一命以榮其親獨  
能以詩彰其母之志節亦榮矣然詩之駟駁固  
未暇論其愛親之誠較子美忠君愛國之心庸  
有二哉觀子淵之詩者各能興起其愛親之心  
則于名教信不爲無補也嗟夫

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舍子淵其  
良與錢梓以廣其傳予旣服子

淵之孝于親又嘉良與能樂道人之善故書以

弁其篇端至正丙申春三月庚寅四明安晚後  
人鄭弈夫景 父序

昔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 柁越  
人擁棹而歌朱文公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  
其餘韻聲詩古今共貫四海一家有非人之所  
能爲者雖其義鄙褻而君子取焉他日葛邏祿  
君易之至京師常言張君子淵之賢出其詩若  
千首其古意三章託興深遠忠貞之心蓋莫可  
掩有諸內形于外卽是詩可以窺子淵之所存  
矣子淵越人也由其詩觀之越之爲越豈不異

乎古昔哉鄞故越邑至于近代遂爲文獻之邦  
宗公大儒前後相望子淵生于其鄉一掃其鄙  
褻之辭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宜乎易之稱  
之不容口使朱氏見之又將何如其喜也予往  
至鄞子淵羣從昆弟數相往來知其嗜學之篤  
張氏其興乎暇日讀子淵之詩輒序而歸之易  
之至正十二年八月丁卯臨川危素書于金臺  
坊寓舍

繇百數十載已前北南竝尚眉山值建學大興  
詩人殆廢永嘉專意肅括姚賈幾中興其失也

菱江西諸賢以直致爲工斷續鉤棘自謂無首  
無尾世復以率啗之暨車書混一邈淮而上號  
呼縱恣啁啾之音不革于南俗文治益隆天下  
學士大夫始識正路然唯得其形似而已至于  
超然筆墨之外深契自得者蓋鮮矣古今評詩  
蔚有定論近世未解考究輒事援筆以肆私見  
譬之工人規矩不熟于中欲斤斧是馭精巧是  
期無是理也蓋詩之爲詩情與景而已二者之  
遇不得不形于言而非我之所能爲者此真詩  
也苟或牽合補綴可以無作豈詩也哉予近有

得于此而年益邵志益落殆不可對人語而亦莫我信也近獲與張君子淵交片言之間輒悟此意出示所作百餘篇其意輒深遠與雕琢相謝絕雖天稟所至亦薰熟有素者夫已有所得而不與知者其非君子用心也喜而爲書于卷首至元己卯九月下澣小江艾逸單宏序

唐杜甫氏爲古今詩人之冠宋黃太史庭堅謂學者宜讀其詩精其句法每作必使有意爲一篇之主乃能家而或者云宜宗商周而祖漢魏晉宋而下可無學也噫豈黃太史爲不知此耶

商周之作聖人刪之爲經蓋方圓之規矩也奚  
容言哉然曰必祖漢魏則刪後無詩獨漢魏何  
夫世道升降而文氣從之漢稍近古六義未泯  
逮鄴下諸子而流風存焉六朝南北非無人也  
光岳分裂偏駁菱蕪其可取者希矣至唐而後  
陳子昂首恢雅道及杜甫出而集百氏之成雖  
後有作者蔑以尙茲要之本人情明物理美刺  
哀樂庶幾三百篇之遺意矣非直以其辭而已  
是可槩以晉宋而下爲可廢哉蓋商周之詩至  
漢魏而靡漢魏之詩自杜甫而定學者邈流而

求之舍是宜非所先也國朝南北混一宗工繼  
作以中和雅正之聲而革金宋之餘習學者非  
杜詩不觀也然味者剝剝近似襲用一律而不  
知根本道藝其所以來或者之議豈爲過哉四  
明張君子淵每與予論及此而歎之今其友會  
稽王良編集子淵之詩爲若干卷以刻諸梓子  
淵蓋知讀杜詩而精其句法者也成一家言以  
見黃太史之語爲不誣茲予之所嘉也故爲書  
其所嘗與論者而序之至正十六年龍集丙申  
夏五月辛卯浙河楊彝序



午溪集十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陳鑑撰

葑房樵唱三卷

舊鈔本

**元**蘭溪吳景奎著門人黃琪編

宋濂序

至正十八年

族孫吳禧跋

正德四年

考老山人集三卷

鮑以文校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考老山人集三卷

勞季言校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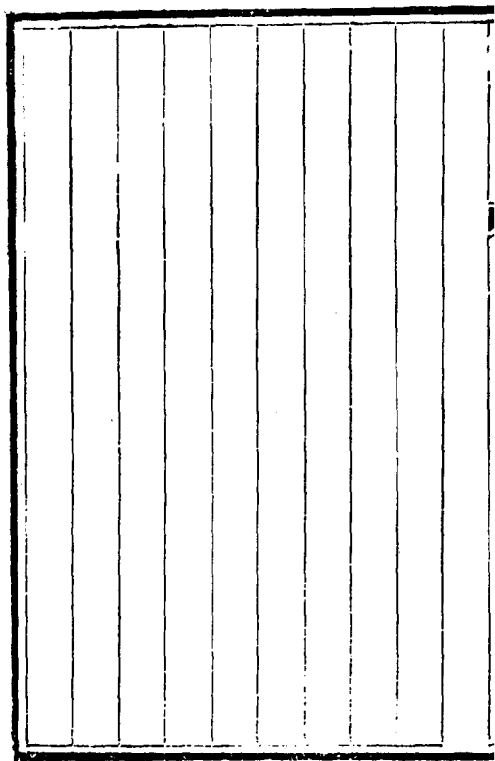
宋元僖序

梅花道人遺墨一卷

舊鈔本

元吳鎮仲圭著

錢棻序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九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抄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貢先生紀年錄

朱鑑

撰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

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  
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雕琢而大工出  
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  
之自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  
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  
元初變未拔於宋范陽再變未變於唐至延祐  
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  
下顧大厯與延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  
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賁  
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

孰輕也公以余爲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  
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  
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  
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  
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  
蹈海遊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  
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闕製其他所  
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畸人窮士專攻  
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  
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

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  
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  
公年尙未莫氣尙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爲  
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入爲朝  
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  
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  
肅劉中及朱鏈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  
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  
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

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移奉陽紉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擬之迹尙多而自得之趣恆少也聞嘗觀諸二



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浚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壬午朔門人耶都趙贊書

玩齋著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鑑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

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

如江河盪涵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王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聞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王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沛聲迹之逸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闕廣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

陪杖屨散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  
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歎曰自喪亂以來  
圖書散失吾文稿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  
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  
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寓而感時撫事未嘗不  
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  
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  
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懸困  
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頽  
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

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王不能輯錄于未散失之前而肅也乃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王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於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王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尙少沈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

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歟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旣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生平之志願哉又

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  
謁拜于尖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  
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  
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尙書總漕闕廣道出海  
昌值海上有警因留居于州之北門凡七閱月  
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  
之暇閒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籍記之後  
退取先生詩文之稿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  
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  
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

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攷其卷帙則錯亂無  
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  
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塘劉中海昌朱鑑力  
加搜訪或索之記意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  
得古賦歌詩論辨書版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  
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觀焉慊焉於  
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  
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  
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  
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



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  
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  
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  
如大匠作屋鳩眾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  
某爲椽榑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  
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敘黝堊丹漆煥乎其文  
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  
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  
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  
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

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  
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  
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尙之美惡  
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  
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  
不卽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  
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  
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  
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  
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

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  
也雖然卽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  
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  
文章必出於已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  
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于  
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  
明之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  
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  
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

上逍遙間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  
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  
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  
謂詩歌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  
爲然先生所作率多黼黻國家太平之美迺今  
編肄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乎遂  
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謝  
肅拜手謹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  
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

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  
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  
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  
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  
之閒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  
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  
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  
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  
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盞有  
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

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話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止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于人已而

皆無所遇予旣歸淮南秦甫亦以親嫌辭官歸  
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  
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秦甫之  
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  
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秦  
甫鬚髮皆白而秦甫銳然紅面白如 出其別  
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秦甫眞豪士也夫  
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  
而不能盡也願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  
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

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  
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  
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  
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  
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  
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  
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  
青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  
甫其尤秀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



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  
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宏博靡麗卓邁  
雋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  
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  
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  
集焉徵序于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  
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  
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  
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  
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

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  
忍以就筆硯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  
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  
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  
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  
皆有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  
校蓋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  
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  
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夫人之生者有聲聲通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

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又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也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閒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奮迅於一時終亦膠鞮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歎哉至於我朝元禎延祐之

開天下又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  
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  
之懿無脆薄蹇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洙濶  
益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  
自世故口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  
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  
者哉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尙書宣城貢先生  
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整而  
意態眷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  
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

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於理也人徒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文而已先生之門人劉中鄭桓以其平日所著曰友迂曰玩齋曰巽巽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先生名師秦字秦父與余爲世契至正辛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特授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山東李國

鳳序

黃潛後序曰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旣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升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閒於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

班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  
得謝歸臥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山駕使宰相  
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  
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潛始  
遂其快觀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  
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  
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  
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  
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  
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

謁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  
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  
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  
敘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  
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  
詩雜著贊頌碑銘紀敘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  
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  
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雅奇絕之  
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  
爲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



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爲文初  
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爲臺閣孰爲山林  
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  
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  
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當行于所當行  
當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  
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  
黃潛序

案明刊本東坡以下缺  
今据元板黃先生集補

王禕序

沈性刊版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璧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賁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刊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紀年錄

朱鑑撰

楊維禎序

至正十九年

趙贊序

至正乙未

錢用壬序

至正十九年

謝肅序

余闕序

程文序

李國鳳序 至正辛丑

黃潛序 至正十五年

王禕序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璧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羽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勵然而元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卽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

粹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  
乎元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  
子雲行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  
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乎德元果知之  
乎余豈得而議之令輯所爲文號曰亦元孰曰  
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  
明白衡山來愛其文也故憑物而序之重爲歌  
曰悠悠太虛孰可憑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窳  
盤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寧夫白半落黃山青

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  
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  
德氏有柳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既  
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  
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與客詹國器陳  
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談  
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馮于物者自稱爲韓  
愈氏卽軒轅彌明書諸几曰問羽庭公能文章

敢請見教邀余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  
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贊諸神神使誦  
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矣獨中開  
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  
凝神入思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  
因憶向在庚子正月閒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  
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吾昌黎韓愈也  
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文亦  
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閒文貴乎暢則道自然明

白文猶製衣也挈其領而禡之理斯順矣覺而  
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  
吾嘗卽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  
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  
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烈蒿悽愴若  
或見之耶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  
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讚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

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  
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  
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  
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  
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  
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  
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  
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  
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  
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

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  
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  
偏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  
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  
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旣卒而  
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  
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己不獲措諸  
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  
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以暴于世則天下之于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間變倉卒回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

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  
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  
道途隨處留寓念予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  
已八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懼此變開關逃遁  
非有所爲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  
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  
閒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  
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